

东西方对话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共存

[苏]С. М. 梅尼希科夫 [美]约翰·K. 加尔布雷恩



东 西 方 对 话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处

【美】约翰·K·加尔布雷思 著
【苏】C·M·梅尼希科夫
张达楠 卢玉玲 安成 译

外 文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王 志

责任编辑：韩若锋

东西方对话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处

外文出版社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 年（32 开）第 1 版

（汉）

ISBN 7—119—00973—7/D·65

10000（压膜平）

定价：2.4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由美苏两国的两位经济学家在 1987 年经几次对话讨论后写成的。美方参加对话的学者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苏方参加对话的学者是斯坦尼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梅尼希科夫。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 年生，美国经济学家，现为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1931 年在多伦多大学获理学学士。1934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哲学博士。此后直至 1942 年先后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战后，在政府任多种职务，担任过美国物价监督署领导。1949 年回哈佛大学重整学术生涯。1961—1963 年以肯尼迪总统重要顾问的身份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63 年返哈佛大学，但继续参预公共事务。1967—1969 年任美国亲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组织“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主席。1972 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他是美国研究

当代资本主义问题最权威的学者之一。主要著作有：

《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大崩溃》、《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现时代的生活》等。

斯坦尼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梅尼希科夫，1927年生。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4年获经济学博士，1966年为教授。1951年起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4年起曾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他是苏联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美国垄断组织》、《国际经济关系》、《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美国大农场管理中的新趋势》、《现代的周期和危机》、《百万富翁与经理》等。曾主编过：《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卷本）、《经济的动态模型》、《现代资本主义（简明政治经济学）》等著作。

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对话中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两种社会制度何以能够共存，对苏美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前景等全人类感兴趣的重大问题，都作了生动而深刻的分析和探讨。这是预测两种社会制度未来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目录

译者的话	1
第一章：重新评价的时代：从社会主义自身 历史看社会主义	1
第二章：今日社会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	22
第三章：今日社会主义：发展缓慢的 原因（续）	33
第四章：戈尔巴乔夫：是革新还是革命	54
第五章：戈尔巴乔夫：是革新还是革命（续）	70
第六章：资本主义的过去	81
第七章：当代资本主义出了什么毛病	96
第八章：加尔布雷思的改革和资本主义的 未来	116
第九章：资本主义的未来	135
第十章：社会主义的未来	147
第十一章 ：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和 政治关系	165

第十二章：超级大国的综合症	178
第十三章：共存的条件	192
第十四章：合作的领域	217
第十五章：合作的领域（结束语）.....	237

第一章

重新评价的时代：从社会主义自身历史看社会主义

约翰·K·加尔布雷思（以下简称加）：我非常高兴能和您在美国，在我们佛蒙特州再次见面。请允许我以主人之便向您提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讨论美苏关系和我们这两个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的国家的形势如此引人注目呢？

C·M·梅尼希科夫（以下简称梅）：我认为，现在我们已达到了文明史上的转折点。最突出和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很多人不久前才发现，美苏之间的战争，也就是两个代表两种不同的、互相角逐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导致毁灭文明，进而毁灭这两种社会制度本身。

或许很多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然原因不尽相同。现在人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是更为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人在挨饿，他们的物质要求并不高，所关心的仅仅是填饱肚子，生存下去而已。另一些人则全力以赴地

进行内战，为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而在很多工业发达的国家，人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提高物质福利和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核威胁往往是非常遥远的事。

加：我同意您的看法，但是我想重提一下我过去的一个意见，即核战争之后，甚至最顽固的思想家都不能看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

可是，如果回到我们当前的现实，那么难道不是目前苏联以及美国所发生的变化才引起人们对当前争论的兴趣？

梅：是的，可能是这样。但是，我想讲完我刚才讲过的想法，这就是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已经认识到，核战争有毁灭文明的危险，这是事实，这就是说已经到了重新评价的时候了。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必须重新看待两种制度之间和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懂得，核战争不可能解决两种制度之间的争端。

如果不发生直接冲突，这两种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我们也摆脱不了分歧和矛盾。既然两种制度将继续存在，那么它们之间的問題也将无法消除。

加：就这个问题我想谈几句。我同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将继续存在的看法。但是，要知道现在没有人真地认为共产主义会在美国或西方国家取得胜利，难道不是吗？同样，如果认为，似乎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苏联都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难道这不是愚蠢的看法吗？因为我们是懂得这一点的。您说是吗？

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探讨一下两种制度在现阶段的状况。但是，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现在我想强调一下：不管我们每个国家是否认为本国的制度比另一国的好，或者是否确信本国的制度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我们两个国家必须学会共处，而且我们应该学会这样生活。

加：我完全同意。毫无疑问，我们也同样不应该放弃这种能给我们大家带来愉快的某些优越感。

但是，您说难道不是那些更符合当前现实的变革才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巨大兴趣吗？这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宣布的改革。您是否认为我们在后面将要讨论的这些改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梅：我认为它们是真正革命性的改革。我的许多同胞把它们说成象 70 年前进行的十月革命那样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观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整个苏联，人们都认为当前的改革是影响深远的，而且实质上是一场革命。

加：我国读者真想从您这里更详细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至于说到美国，那么依我看，现在我国没有进行任何激进的变革。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可能已面临新课题，必须在资本主义、即我们的制度显得无能为力的那些领域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我希望将能用新的观点来研究我国大城市的失业问题，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和青年中的失业问题。农业和从事大规模生产的传统工业部门也出现了危机，现在这些部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国有相

当多的人，不是无栖身之处，就是居住条件很差。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该认真考虑这些问题及其他类似问题的时候了。因此大概可以这样说，当苏联宣布它的革命时，我国的革命也为时不远了。

梅：是的，不管每个人对于本国的制度有什么想法，不管是否普遍承认变革的必要性，事实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由于危机形势或者危机前形势，现在都处在认真重新评价的时期。不仅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两个社会都是这种情况，两个社会在许多方面都认识到既有成功也有挫折。但是，由于认识到有可能爆发核战争和产生其他象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悬殊差别、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全球性的问题，就有必要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价。危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的确需要变革。

加：依我看，这非常重要。但是也还有对我们的讨论能产生强有力影响的某种东西。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可以坦率地谈论我们两种制度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可是回想起来，根据我过去几次去贵国的经历，根据您几次来我们美国的经历，双方都有这种倾向，都宣称：“我们是全部善行美德的中心，你们是全部罪恶的中心。”而这根本无助于进行有益的讨论。现在不同了，我想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们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时期。我们都能公正地看待我们的共同问题，如我们两国臃肿的工业官僚体制都没有活力，并且都能理解我们两国今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梅：我希望将来我们能走向合作，不仅是我们两

个国家的合作，而且是两个社会制度的合作。不管我们是如何的不同，也不管谁恶谁善，在引起双方忧虑的所有问题上我们必须合作。而且不仅是为了防止核战争，譬如说，还有世界性的吸毒问题。

加：酗酒问题。

梅：生态问题、能源问题、人口爆炸问题等等。

加：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工业官僚体制问题。还有人们不愿参加声誉不好的工作的问题。我们俩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就是今天的人们，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不想从事繁重的手工劳动，我和您现在不就是这样想的吗？

但是，为了便于我们当前的讨论，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在谈苏联时，我们应该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有时是“共产主义”）这个名词？过去经常给我们灌输的是，共产主义是最终的，但尚未实现的目标；因此，在谈论苏联经济时，我们应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这样？

梅：是的，完全正确。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共产主义——这是未来的理想社会，它的特点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且实际上都是无偿的分配。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是按每个社会成员所付出的劳动量分配的。

加：而且到了共产主义，国家还要消亡。我认为，您不会坚持国家在苏联现在已经消亡了吧？

梅：不会，而且甚至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

国家也可能不会完全消亡。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来作些分析，譬如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有必要再保持由中央来统一制定计划。

加：您是想说，我完全是从字面上来对马克思著作进行解释的，是吗？

梅：完全不是这样。我是说马克思讲的国家消亡是指国家的某些职能的消亡，如维护法制或者保证国防（如果实现全面裁军的话）。至于经济管理，国家可能保留某些职能。

加：我想，您是想使马克思的著作适用于自己的目的，这是完全允许的。这里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者的灵活性。

梅：有时候必须这样做。

但是，说正经的，在重新评价中绝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经常重新思考我们的制度赖以存在的各种理论。

加：我百分之百地同意。没有一个明智的男人或女人接受这样的观点：我们念念不忘 18 世纪或 19 世纪的思想。

梅：但是也还是有另外一点，即不时发生变化对任何生物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必须试用各种新的组织形式，以便获得新的生命力。

加：我记得，按马克思的说法，社会处在经常的改造过程之中。

梅：是的。

加：所以提这一点，是想探讨一下当代的社会主

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理论。俄国 1917 革命和确立社会主义以来，已有 70 年零好几个星期了。正象我在上面交谈中已经指出的，经济生活是一个不断改造的过程。依您看，自列宁去世以后，社会主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梅：我首先想谈的是，70 年来社会主义已经表现为一种欣欣向荣和富有生命力的制度。

加：如果您突然宣布说，社会主义正在不断衰落，或者在原地停滞不前，这不就太意外了吗？

梅：可是确实有人断言，似乎社会主义处在危机中。不过，请允许我稍微具体地谈一谈我的想法。1917 年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已不仅在我国一国，而且在一系列国家诞生了。这些国家分布在欧洲、亚洲、美洲，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一些在非洲。这些国家人口众多。约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因此可以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世界体系。同样，资本主义包括了占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也可以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世界体系。三分之一的人口拥护社会主义，这是非常可观的数目。

加：我觉得，当您提到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我认为您是指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您的语气有些犹豫。确实，马克思是不会赞成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是不是这样？

梅：马克思也许不会赞成。但是在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是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人民进行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尽量设法跳

过资本主义的阶段。而埃塞俄比亚决不是发生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国家，发生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国家是蒙古。我的语气所以有些犹豫，是想最好把它们称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它们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目前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加：好吧，让我们仍回到讨论的题目上来。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发展情况。

梅：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苏联变成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最大的工业强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产量大体上占全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此外，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已成了它们通向保持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道路。

加：您指的是什么？

梅：某些国家，如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独立。过去中国虽然不是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却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

加：是的，我们也这样认为。

梅：还有古巴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了起来。对它们来说，社会主义就是一条能以最快速度获得经济独立的道路。

加：我正想说，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苏联的影响已经下降，话又说回来，美国的影响也大大降低。25年前，苏联在中国、北非、甚至在东欧的影响远比现在大得多。

梅：可是我现在谈的是社会制度，而不是某个国

家的影响问题。我认为中国是个独立国家，并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现行制度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苏联，正如众所周知的，中国是完全独立的国家，根本不依附于苏联。问题不在于影响，不在于我国的影响或中国的影响，问题在于社会组织结构。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正在沿着同我国大致相同的方向前进。

我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所显示出来的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它建立的社会是有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就是尽可能为所有社会成员保障公正和平等的社会。请允许我列举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其他优越性，它们的产生首先是由于经济的均衡发展而无危机，并且得到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的保证。由中央进行有组织的计划工作，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可以按最迫切的战略方向分配资源，不会给经济造成多少明显的损害，并能保证经济沿着最佳路线前进，确保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所有生产资源。

这是理想，而正象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在很多场合下偏离了这条最佳路线。但是，这条路线是存在的，人们力求沿着这条路线前进，而且在很多方面这种努力是成功的。直至不久前，在几十年的过程中，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下面我要谈谈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谈它的困难以及我们苏联人所说的危机前的形势，但是我想先谈谈社会主义的成就。

加：我想，大家都承认这 70 年来贵国在经济上经

历了摆脱原始的沙俄经济的漫长路程。

梅：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就业，在我看来，乃是一个巨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终于实现了劳动人民的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充分就业和消灭失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存在临时性的失业，例如当人们调换工作的时候。这种失业人数有可能是相当多的，但是至少迄今为止，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由于短期的周期性危机或持续的结构危机发生企业突然倒闭和大批裁减职工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越性，不过现在苏联正在对这个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因为有人认为没有一定的失业会导致纪律涣散。

加：社会主义还有没有您要说的其他优越性？

梅：当然有。例如社会保障。苏联有很多社会服务都是无偿提供的，或者只付部分费用，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服务不是由某种市场机制来保证的，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身活动来自动保证的。

加：您指的是哪些服务？

梅：如每个人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退休金以及优惠的休养条件和低廉的房租。

加：我说这类事情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您同意吗？

梅：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它们也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加：您是不是想说，社会主义世界的福利比起资本主义世界来，提高的速度快，在某些方面也较充分？

梅：我认为，我们的福利既比较充分，又提高得